

评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丁堡骏*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当前这场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出现了深刻的范式危机，被迫将自身理论体系的反思摆上议事日程。如何更加严肃地看待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是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萨缪尔森作为对世界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批判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这笔遗产需要不断进行清理。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学展露出“复兴”迹象。作为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一反惯常“节制”、“慎言”的学术风格，在美国《经济学文献杂志》等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就转形问题对马克思经济学发起“挑衅性”攻击，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反响。^①国外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撰文批驳萨缪尔森的错误观点。鲍莫尔指出，萨缪尔森根本不理解马克思论述转形问题的真实意图；^②莱布曼认为，萨缪尔森只注重这一论题量的方面，忽视质的意义；^③马蒂克对劳动价值论的反思，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整体水平上才能得到证实，^④等等。当时这些国外学者对萨缪尔森的理论批判存在种种缺陷，要么理论阐述过于抽象空洞，没有击中萨缪尔森理论的要害，要么自身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也存在

错误，这些错误又为萨缪尔森等人利用，作为进一步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口实。最典型的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同情者的森岛通夫在与萨缪尔森论战时，不仅没有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边，他的所谓论证反而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了一系列混乱。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斯拉法马克思主义，包括“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剩余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学”等，一直发展到“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兰·弗里曼认为，在当前这

* 作者丁堡骏，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春130117）。

① M. Bronfenbrenner, "Samuelson, Marx, and Their Latest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1, no. 1, 1973, pp. 58-63.

② W.J. Baumol,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What Marx 'Really' Meant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2, no. 1, 1974, pp. 51-62.

③ D. Laibman, "Values and Prices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7, no. 4, 1973, pp. 404-436.

④ P. Mattick, "Samuelson's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into Bourgeois Economic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6, no. 3, 1972, pp. 258-273.

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未显著增加，罪魁祸首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我们称为“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阿兰·弗里曼指出，“原来奠基基于马克思有关的商品形式分析之上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理解被从其根基处撕开，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地道的经济危机面前解除了武装。”^①我认为，阿兰·弗里曼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是不认同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的，但近年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在对萨缪尔森进行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也不乏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萨缪尔森之批判的误解，他们之间的理论争鸣与真正深入探讨、推动学术发展的目的尚有较大的距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作出了科学预见和深刻的理论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萨缪尔森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进行分析和回应。这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而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文第一部分揭示萨缪尔森发表于1957年、1970年和1971年三篇论文的总思路。第二部分阐述萨缪尔森等将再生产平衡条件作为转形分析之约束条件，已将研究导入重大误区。第三部分说明，萨缪尔森的价值公式和生产价格公式不能表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应范畴。第四部分论证萨缪尔森实物量关系分析的代数学错误。第五部分重申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

一、萨缪尔森以价格取代价值的庸俗经济学

萨缪尔森一生为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57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第6期的《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②1970年收录在《全国科学院会议论文集》第1期的

《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换的过程》，^③以及1971年发表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第2期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④这三篇文章总的思想倾向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思维逻辑割裂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接受生产价格体系而放弃价值体系。这三篇文章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具体理论表述和批判也各有特点，下面我们作具体分析。

1957年在《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一文中，萨缪尔森分别研究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个部门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在扩大再生产模型中，萨缪尔森否定马克思转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与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相比无本质区别，本文仅辨析简单再生产模型。萨缪尔森假设存在两个部门：部门Ⅰ生产同质的机器或原材料K（为实物资本）；部门Ⅱ生产同质消费品Y。实物量关系的生产方程如下：

- ① 阿兰·弗里曼：《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壮大起来？》，《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 ② Paul A. Samuelson, "Wage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7, no. 6 (Dec. 1957), pp. 884-912.
- ③ Paul A. Samuels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ian 'Value' to Competitive 'Prices': A Process of Rejection and Replac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vol. 67, no. 1 (Sep. 1970), pp. 423-425.
- ④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9, no. 2 (Jun. 1971), pp. 399-431.

$$a_1 K + a_2 Y = L \quad (1-1-1)$$

$$b_1 K + b_2 Y = K$$

这里 $(a_1, b_1; a_2, b_2)$ 是正的生产技术系数，具有固定比例的不变规模收益生产函数的特征， L 表示劳动力。由 (1-1-1) 式解得：

$$Y = \frac{1-b_1}{a_2(1-b_1)+a_1b_2} L \quad (1-1-2)$$

$$K = \frac{b_2}{a_2(1-b_1)+a_1b_2} L$$

在这个静态模型中，萨缪尔森假定劳动力供给保持在 L 的水平。作为长期唯一不增加的因素，劳动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有其他的量都与其成比例。可以简单地用劳动力单位 L 将国民产品 NP 表示出来；消费产品单位的 NP 用 (1-1-2) 式的第一个等式中的 Y 表示。资本品 K 的生产计入总产品；但是作为中间产品的 K 不计入国家的 NP ，因其仅用于生产最终消费产品。

萨缪尔森引入市场利息率 r ， p_1 和 p_2 分别表示两个部门的生产价格， w 表示劳动力工资水平，将生产价格体系写为：

$$p_1 = (wa_1 + p_1 b_1)(1+r) \quad (1-1-3)$$

$$p_2 = (wa_2 + p_1 b_2)(1+r)$$

通过第一个等式可以直接得出 p_1/w ；求出结果代入第二个等式，用 $(a_1, b_1; a_2, b_2; r)$ 表示，可以得出 (1-1-3) 式的显式解：

$$\frac{p_1}{w} = \frac{a_1(1+r)}{1-b_1(1+r)}$$

$$\frac{p_2}{w} = \frac{a_2(1+r)[1-b_1(1+r)] + a_1(1+r)b_2(1+r)}{1-b_1(1+r)} \quad (1-1-4)$$

萨缪尔森注意到：(1-1-4) 式中最后一个等式的倒数是用消费品表示的实际工资。当 $r=0$ 时，这个式子完全可以还原为 (1-1-2) 式中的第一个等式。

萨缪尔森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转型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根据 (1-1-4) 式中的 a_1, b_1, r ，就可以决定所有的市场量，从而断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看起来是一种迂回，同时，对理解竞争资本主义的行为并没有必要。”^①

1970 年萨缪尔森在《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换的过程》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讲，马克思关于价值向竞争价格转化的过程用逻辑形式表现如下：“任何事物”等于“任何别的事物”乘以“任何事物/任何别的事物”。^② 在具体论证中，萨缪尔森假定 $a_0 = [a_{0j}]$ 是获取生产部门 n 的产品的劳动直接投入的行向量； $a = [a_{ij}]$ 是里昂惕夫矩阵，矩阵中的要素表示生产部门 j 产出的产品所需的 i 投入； $m = [m_i]$ 表示为满足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最低生存产品需求的列向量。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设每个部门都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费用上增加一个工资的固定百分比 s ，即所谓的“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剥削率”。如果 W 表示实际工资率，马克思“价值”的行向量 $\pi = [\pi_j]$ 可以定义为：

$$\pi = Wa_0 + \pi a + sWa_0 = Wa_0 [I - a]^{-1} (1+s)$$

$$= WA_0(0) (1+s) \quad (1-2-1)$$

$$\pi m = W$$

其中， $A_0 = a_0 [I - a]^{-1}$ ，萨缪尔森认为，有这样一个与 (1-2-1) 式不相容的备选方案。它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瓦尔拉斯均衡）和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竞争价格界定的。这里价格的行向量 $P = [P_j]$ 是由所有成本（包括工资和原材料 P_a ）加上一个固定的利润或利息的百分比 r 所决定，即：

$$P = [Wa_0 + Pa] (1+r) = Wa_0 (1+r)$$

$$[I - a(1+r)]^{-1} = WA_0(r)$$

$$Pm = W$$

$$(1-2-2)$$

一般地，式 (1-2-2) 的解包括 n 级多

- ① Paul A. Samuelson, "Wage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p. 911.
- ② Paul A. Samuels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ian 'Value' to Competitive 'Prices': A Process of Rejection and Replacement," p. 423.

项式的正根 r^* ，而式 (1—2—1) 包括 s^* 的线性等式解。

通常情况下，当遇到 $\pi a = [\sum_i \pi_i a_{ij}]$ 的总和不能拆成它的组成成分的价值表时，就不可能“识别”潜在的技术系数 a ，而准确推导出式 (1—2—2) 的均衡价格。由此萨缪尔森得出结论：由价值到价格的“转化”可以用下面的程序表述出来：“(1) 写下价值关系；(2) 用橡皮将它们擦掉；(3) 最后写下价格关系，然后，完成转化过程。”^①

1971年，萨缪尔森发表《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一文。这是一篇更详细、更具体地分析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转形理论的长篇文章，也是一篇因为措辞激烈而有广泛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理论观点没有变。萨缪尔森在这里首先更详细地阐述全部劳动系数矩阵公式，然后以此为前提又重新表述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并据此得出与1970年文章相同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还以他的实物量关系体系为依据，更具体地批判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图表。下面我们先分析全部劳动系数矩阵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和转形观点。关于萨缪尔森的实物量关系体系以及由此出发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图表的批判，我们将在后面陆续加以研究。

首先，萨缪尔森试图写出全部劳动系数矩阵。假设劳动力用鹿作为诱饵捕捉鹿。如果需要 $a=3/4$ 头鹿来生产一头鹿，并且 $a_{01}=1$ 单位劳动力，显而易见，在正常的生产状态下，要留下一头鹿给劳动者进行消费就必须生产出四头鹿。一头鹿的全部劳动时间为： $A_{01}=a_{01}4=4$ 。要得到 I 单位的净鹿，必须生产 $[I-3/4]^{-1}$ 头鹿，或用一个一般公式 $[I-a]^{-1}$ 表示。^② 因此，全部劳动系数矩阵可以写成：

$$A_0 = a_0 [I - a]^{-1} \quad (1-3-1)$$

其次，求出价格体系。萨缪尔森以流转税对应《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利润价格模型，

以增值税对应《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模型。首先以流转税税率 r 对公式 (1—3—1) 进行修正。它将生产过程中直接的活劳动系数和物化劳动系数都同时以相同的增值率 r 进行增值，得到以下公式：

$$A_0(r) = a_0(1+r)[I - a(1+r)]^{-1}, (r > 0) \quad (1-3-2)$$

再次，求出价值体系。萨缪尔森又以增值税来概括价值体系。这种税并不是累进的，在每个阶段都只对直接劳动征收一次。如果税率是 s ，(1—3—1) 式现在修改为：

$$A_0(0)(1+s) = a_0(1+s)[I - a]^{-1} \quad (1-3-3)$$

萨缪尔森认为，式 (1—3—3) 和式 (1—3—2) 的两种征税体制会出现“转化”问题或“对比和比较”问题。对于所有的 r 会有一种结果分布，对于所有的 s 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分布。如果最低生存需求为 m ，可以分别用 $W/P=m$ 替换 r^* 和 s^* 进行计算，于是：

$$A_0(r)m = 1 \quad (1-3-4)$$

$$\text{或 } A_0(0)(1+s)m = 1 \quad (1-3-5)$$

萨缪尔森同样认为，式 (1—3—4) 即 $A_0(r)m=1$ 涉及的是解包括 n 级多项式的正根 r^* ，而 (1—3—5) 即 $A_0(0)(1+s)m=1$ 包括 s^* 的线性等式解。

在这一基本认识的指引下，萨缪尔森又一次重谈“擦橡皮”的旧调，不过言辞更加肆无忌惮。萨缪尔森说：“如果你解开了代数的迷网并开始明白实情，你就发现，‘转化算式’恰恰是这样的形式：‘熟视两个互换而又互相不协调的系统。写下其中的一个。用擦子

① Paul A. Samuels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ian 'Value' to Competitive 'Prices': A Process of Rejection and Replacement," p. 425.

②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02.

将它抹去，以进行转化。然后填入另一个。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转化算式。’用这样一种方法，人们可以从燃素‘转化’为熵；从托勒密‘转化’为哥白尼；从牛顿‘转化’为爱因斯坦；从创世记‘转化’为达尔文——并且从熵又‘转化’为燃素……”^①

萨缪尔森的三篇文章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总体脉络大致如下。他首先用实物量关系的生产方程式，以劳动单独生产要素的剩余价值增值率，写出价值方程；同时用实物量关系的生产方程式，以市场利息率为增值率写出价格方程。他没有对价格方程和价值方程的内在逻辑作深入分析，就形而上学地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最后，他得出结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关于价值的研究，是“不必要的迂回”，而且是错误和糊涂的观念。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应该将价值理论用“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予以剔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一段不朽的文字：“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作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因而也是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②

马克思既指出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能够看到和接受生产价格概念，而不能区别价值和生产价格，不能说明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又揭露了庸俗经济学家的浅薄——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

内在联系和本质。“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③他们一方面将生产价格这个商品价值的表面化的、似乎是没有概念的形式予以系统化和公式化，另一方面否定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规律，否认它对生产价格形成及波动的基础与调节作用。可以说，马克思早已预见到，庸俗经济学家一定会用橡皮擦掉经济体系中的价值范畴，转而写上因完全表面化而没有概念的生产价格范畴。

无论在1957年、1970年和1971年这些不同时期写出的价值形式方程有什么不同，也无论写出的价格形式的方程有什么细微的差别，萨缪尔森的基本逻辑只有一个，使价值形式的方程式和生产价格形式的方程式能够独立求解，然后肯定价格方程而否定价值方程。可见，萨缪尔森接受因完全表面化而没有概念的生产价格范畴，否定价值范畴。萨缪尔森依据现代矩阵代数学，包装价值范畴和生产价格范畴。萨缪尔森所谓的价格方程中的 r 要解“ n 级多项式方程”，而价值方程中的 s 只需解线性方程等等，不过是用数学语言包装起来的、将价值范畴和生产价格范畴相互对立的陈旧观念。萨缪尔森没有去寻找这些范畴之间内在的联系和发展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对转化问题的阐述是其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而萨缪尔森则随意地用一个资本家生意经中（因而也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头脑中）的利息率（或增值率） r 来解释所谓的价格体系。马克思曾经深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00.

②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0—221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925页。

刻地指出：“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①相应地，“平均利润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事实，而是表现为通过研究才能确定的各种相反变动的平均化的最后结果。”^②实际上，价格方程以及其中的利润率 r 是从价值方程以及其中的剩余价值率 s 转化而来的。这一点是萨缪尔森以及许多像萨缪尔森这样的当代庸俗经济学家至今也不能理解的。因此，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谓“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时代”^③的批判，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抹去经济体系中的价值转而写上价格。这

样做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的转形学说，恰恰相反，萨缪尔森的做法，不过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所预见的庸俗经济学家古老的“擦橡皮”故事的一个现代脚本。

二、萨缪尔森在处理 与再生产平衡条件有关问题上的混乱

萨缪尔森 1957 年直接将再生产平衡关系公式作为研究转形问题的前提。萨缪尔森认为，所有的变量在“简单再生产”模型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萨缪尔森写出了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条件的里昂惕夫模式：^④

表 1 萨缪尔森的简单再生产里昂惕夫模式

部 门	I	II	最终产品	总产品
I	$p_1 K_1$	$p_1 K_2$	0	Σ
II	0	0	$p_2 Y^*$	Σ^*
价值增值 { 工 资 利 息	wL_1	wL_2		Σ } Σ^*
	$r(wL_1 + p_1 K_1)$	$r(wL_2 + p_1 K_2)$		
总成本	Σ	Σ	Σ^*	$\Sigma\Sigma$

注：表中 K_i 、 p_i 表示第 i 部门的资本投入及其价格， L_i 表示第 i 部门的劳动投入， $(i=1, 2)$ ；最后一行（或最后一列）中的各 Σ 值表示对应列（或对应行）的加总； w 和 r 分别表示工资和利率。

萨缪尔森因为没有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转形理论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就轻率地认为，马克思没有时间完善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式。萨缪尔森试图完善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他在保留固定比例的假设条件下，分析经济系统不再保持在静止状态，而是稳定增长的情况，得出了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稳定增长的如下里昂惕夫模式（见表 2）。^⑤

就萨缪尔森的上述分析来看，1957 年的萨缪尔森还是坚信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中包含着“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在 1970 年发表的文章中，萨缪尔森继续使用再生产平衡关系公式。其主要标志就是上述方程组（1—2—1）式中的 $\pi_m = W$ ，以及方程组（1—2—2）式中的 $P_m = W$ 。但在 1971 年，萨缪尔森已经明确认识到：马克思的转化程序与再生产条件无关。萨缪尔森说，“几乎所有的作家，虽然他们都是以马克思本人所开始使用的

五个部门开始的，但他们都似乎是毫无必要地倾向于把上面列表中的程序应用到马克思简单再生产的模式中去——这是一个合理的程序，但是就我所能回忆的，马克思对这一程序是过于谨慎，以致不想使用它了。”^⑥他甚至还说：“如果鲍特凯维兹在他的简单再生产价值转形

① 《资本论》第 3 卷，第 195 页。
 ② 《资本论》第 3 卷，第 412 页。
 ③ 萨缪尔森说：“在这个里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时代，在对待纯逻辑问题时，没有必要进行宗教的或党派的争论。”（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00.
 ④⑤ Paul A. Samuelson, “Wage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pp. 889, 897.
 ⑥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模型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抨击，那么就可能有助于避免学术界对这篇阐述转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文献的错误理解。”^① 尽

管如此，萨缪尔森在 1971 年还是坚持 1970 年的模型，分别用“ $\pi m = W$ ”和“ $Pm = W$ ”将再生产平衡关系引入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

表 2 萨缪尔森的扩大再生产里昂惕夫模式

部 门	I	II	最终产品	总产品
I	$p_1 K_1$	$p_1 K_2$	$p_1 \Delta k$	Σ
II	0	0	$p_2 Y$	Σ
价值增值	工资	wL_1	wL_2	Σ
	利息	$r(wL_1 + p_1 K_1)$	$r(wL_2 + p_1 K_2)$	
总成本	Σ	Σ	Σ^*	$\Sigma\Sigma$

注： $p_1 \Delta k$ 等于 $m p_1 (K_1 + K_2)$ ，其他字母与表 1 中所表示的含义相同。

在转形问题中是否包含再生产平衡关系的认识上，萨缪尔森始终左右徘徊。一会儿批判鲍特凯维兹，为什么“在 (C_j / c_j) c_j 和 (V_j / v_j) v_j 的迂回形式中选择 C_j 和 V_j ？如果‘价值’抵消了价格的计算，萨缪尔森曾指出，为什么开始就对他们进行介绍，或者至少为什么没有马上准确地把他们删除？”^② 一会儿，萨缪尔森又说鲍特凯维兹的“分析过程是有道理的”。^③ 他在文献分析中仍强调，“与其他作家通常使用的实践方法一样，我主要对简单再生产问题进行研究”。紧接着，萨缪尔森运用矩阵方程，又将鲍特凯维兹运用线性方程组求解的转形数例重新表述一番。

萨缪尔森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尴尬状态，是因为他的分析始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矛盾。就以他 1970 年的文章为例，既然萨缪尔森已假设“价值”的行向量 π 、活劳动投入的系数矩阵 a_0 、里昂惕夫矩阵 a 和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剥削率 s ，那么，萨缪尔森就应该毫无困难地写出价值方程：

$$\pi = \pi a_0 + \pi a + s \pi a_0 \quad (2-1-1)$$

由于 π 可以为任意价值向量，根据这个价值方程式 (2-1-2)，就可以推出：

$$I = a_0 + a + s a_0 \quad (2-1-2)$$

其中 I 表示单位矩阵。

同样的，在前述假定的活劳动投入的系数矩阵 a_0 、里昂惕夫矩阵 a 和剩余价值率 s 之外，再假定价格的行向量 P 和市场利息率 r ，萨缪尔森理所当然地就会写出价格方程式：

$$p = p a_0 + p a + r p a_0 + r p a \quad (2-1-3)$$

同样可推出：

$$I = a_0 + a + r a_0 + r a \quad (2-1-4)$$

如果假定 a_0 和 a 在价格体系和价值体系中都一样，那么，不仅萨缪尔森而且任何一个学过一点矩阵代数学的人，对比 (2-1-2) 式和 (2-1-4) 式都能很容易地指出两个体系的区别。显然，当 a_0 和 a 中的所有元素都大于零时，明显地会有 $s \neq r$ ，而且一定有 $r < s$ 。这样，即使没有假定 m 向量，也同样得出 $s \neq r$ ，而且一定 $r < s$ 的结论。因此，即便是为了达到萨缪尔森所要实现的目的，即证明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不相同，也不需要假定实物工资向量 m ，不需要另外的工资率 W 。

因为将物质消耗系数定义为 a ，将直接的活劳动消耗系数写作 $a_0 + s a_0$ ，自然 πa 就相当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价值，而 πa_0 就相当于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价值，同样的， $s \pi a_0$ 就相当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说，当萨缪尔森在

①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p. 415-416.

①②③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26.

设定 a_0 、 a 和 s 时，就已经设定了工资向量是 πa_0 。可见， $W = \pi m$ 是一个画蛇添足的多余条件。萨缪尔森明明知道马克思的转形分析中没有再生产平衡条件公式，但在上述困境徘徊的他，又不得已地通过实物工资向量 m 将其变相引入，并以现代数学技巧，重新表述鲍特凯维兹包含再生产平衡条件的转形数例。^① $W = \pi m$ 不仅是一个画蛇添足的多余条件，而且也是一个有害的条件。本来，价值方程在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中是已知的，不存在自己内部求解的问题。生产价格体系是由价值体系转化来的。因此，利润率 r 也不是在价格体系内部求解出来的。但是，由于萨缪尔森将 $W = \pi m$ 引入价值方程，就使得在价值方程之外又加进来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再生产平衡条件。

再说价格方程式，由于萨缪尔森将 $W = Pm$ 引入，即加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再生产平衡条件，他于是将分析的注意力转移到价值方程和价格方程的独立求解问题上。事实上，这在转形问题的分析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在近代转形分析史上，^② 再生产平衡条件公式最早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引入转形分析领域中。鲍特凯维兹在题为《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的第二篇论文中，以修正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图表的方式，系统地论证了将再生产平衡公式引入转形分析的理论依据。鲍特凯维兹以马克思的图式不符合简单再生产条件为理由，否定马克思关于利润率的计算，肇始了长达百余年的转形研究争论。将再生产平衡关系加进来以后，就出现了利润率 r 是模型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问题。鲍特凯维兹强烈反对外生利润率。^③ 斯蒂德曼经过所谓的证明后说：“除了偶然的巧合，利润率不等于 $\frac{s}{c+v}$ ”。^④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形理论的核心是一般利润率（也就是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列举五个部门数字的图表所演示出的平均利

率和生产价格的绝对数字，^⑤ 目的在于说明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背后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他在那里写道：“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⑥ 一般说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伴随着一般利润率形成而实现的，同样，一般利润率也只能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而实现。一般利润率形成了而生产价格还没有形成，或者反过来，生产价格形成了而平均利润率还没有形成，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经济规律的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同一个过程。而鲍特凯维兹却把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割裂并对立起来。他先入为主，首先认定含有再生产平衡条件、也含有利润率 r 的公式为价格体系。其次，当他发现马克思平均利润率公式与含有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价格体系的内生利润率 r 不一致时，他坚持后者，批判前者。其实，不是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公式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公式中的平均利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p. 427-428.

② 以下思想史参见丁堡骏：《再生产平衡条件公式是如何被引入转形研究领域的》，《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当时鲍特凯维兹将该公式写成 $p = \frac{s}{c+v}$ ，详见拉地斯·冯·鲍特凯维兹：《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本·法因、哈里·劳伦斯：《重读〈资本论〉》，魏坝、张彤玉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185页。

④ 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吴剑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9页。

⑤ 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173—179页。

⑥ 《资本论》第3卷，第176页。

润率发生了矛盾，而是被鲍特凯维兹硬拉进来的再生产平衡公式影响下的利润率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公式发生了矛盾。进一步说，这是满足再生产平衡条件所要求的利润率，与资本竞争平等地占有剩余价值这种资本关系的平均利润率发生了矛盾。鲍特凯维兹用经过再生产平衡公式改造的、已经偏离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内生变量利润率 r ，取代与马克思生产价格模型公式相一致的平均利润率 r ，这是十分错误的。萨缪尔森在明显意识到马克思转形分析不含有再生产平衡关系的情况下，仍未幸免陷入这个误区，这与他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有关。

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不包含他关于社会再生产平衡条件的理论，更不能将后者视为转形理论的一般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的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规律，即所有个别（单个）资本循环交错运动的总和，包括与个别资本循环无关的个人消费过程及其一般商品流通。其中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公式，正如马克思所概括，它的“全部基础”是“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①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只要满足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就意味着同时在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个方面，不但社会总产品的供求关系按比例地保持均衡，而且所有个别资本循环的供求关系都按比例地保持均衡，这就是“完全的比例平衡”的含义。但是，保持这样“完全的比例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能是“偶然现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尽管“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但这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② 资本主义生产的商

品从按价值出售发展到按生产价格出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支配一切生产部门的结果，期间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其涵盖范围不断扩大，其交错过程日益复杂和失衡，周期性地被全局或局部的经济危机所中断。资本和劳动力日益增强的自由流动（或竞争）是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主要条件，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和内在规律。^③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各个特殊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是竞争的直接产物，涉及个别资本经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循环及个别资本循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不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问题，更与社会总资本的平衡条件无关。个别资本为赚取和争夺利润不断展开竞争，除了经济危机之外，这种起于比例失衡并加剧比例失衡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表现。马克思因而明确指出，“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运动”。^④ 恰恰由于各种商品供求比例关系的不平衡，引起价格围绕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才造成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不断地向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流动，自发的资本流动又造成新的供求不平衡，正向和逆向的个别资本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进而形成了部门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长期趋势，商品价值因而转化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写道：这是利润“在不断的失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它不过表现为商品市

- ①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9页。《资本论》第2卷新版的中文译文将“比例平衡”改译为“比例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8页）。
- ②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7页。
- ③ 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218页。
- ④ 《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

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波动和商品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而不是表现为平均利润的直接规定”，因而“一般利润率本身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界限，而不是表现为实际利润率的经验的直接可见的形态”。^①

将再生产平衡条件作为转形分析之约束条件，这一理论误区，不仅在萨缪尔森论文中起支撑作用，而且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误导人们对转形问题的思考。

三、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方程和价格方程的错误表述

如上所述，萨缪尔森在1971年的文章中，将全部劳动系数矩阵写成公式(1—3—1)，即 $A_0 = a_0 [I - a]^{-1}$ 。在此基础上，他将生产价格矩阵写为(1—3—2)式，即 $A_0(r) = a_0(1+r)[I - a(1+r)]^{-1}$ ，($r > 0$)。同样以全部劳动系数矩阵为基础，他将价值矩阵写成(1—3—3)式，即 $A_0(0)(1+s) = a_0(1+s)[I - a]^{-1}$ 。

将(1—3—3)和(1—3—2)两个数学表达式，概括为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之基本范畴的价值方程和生产价格方程，这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价值范畴，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如果认定公式(1—3—1)表示全部劳动量，那么，待转形的价值量在总量上就应该是与(1—3—1)式中 A_0 值相等。萨缪尔森没有劳动力商品学说，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因此，就使用在量值上不等的两个方程式(1—3—1)和(1—3—3)来表示价值范畴。实际上，(1—3—1)式中的 A_0 既然是全部劳动系数矩阵，当然就已经包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作为价值转形出发点的价值范畴，只应是(1—3—1)式中 A_0 值按照资本有机构成差别的重新表述，而不应该是在数量上与全部劳动系数矩阵 A_0 值有区别的(1—3—3)式中的 $A_0(0)(1+s)$ 。萨缪尔森用“增值税”和“流转税”来解释价值增殖过程，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上的

一种“附加”。他用“未掺水”的劳动价值论(undiluted labor theory of value)解释 A_0 ，而把(1—3—3)式中的 $A_0(0)(1+s)$ 看作是“一级”“线性”的“掺水”，把(1—3—2)中的 $A_0(r)$ 看作是“n级”“非线性”的“掺水”。

就生产价格范畴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应该首先明确所费资本和平均利润各自的界定。在萨缪尔森的(1—3—1)、(1—3—2)、(1—3—3)三个式子中，显然把所有的项目都看成是资本耗费了。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②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范畴就是由以下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为资本耗费；另一部分为按照与所用资本量相适应的比例瓜分到的剩余价值。萨缪尔森混淆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自然不可能理解生产价格范畴。马克思转形理论的全部基础，是在劳动价值论价值决定所确定的价值量的限度之内，说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生产价格范畴怎么可能竟是商品生产耗费劳动量所规定的价值量的“掺水”？

最后，从纯粹数量关系看，既然 $A_0 = a_0 [I - a]^{-1}$ 表示全部劳动系数，那么， $A_0(0)(1+s) = a_0(1+s)[I - a]^{-1}$ 就等于 $A_0 = a_0 [I - a]^{-1}$ 扩大(1+s)倍。 $A_0(0)(1+s)$ 当然不等于 A_0 。而 $A_0(r) = a_0(1+r)[I - a(1+r)]^{-1}$ 或者 $A_0(s) = a_0(1+s)[I - a(1+s)]^{-1}$ ，就是 $A_0 = a_0 [I - a]^{-1}$ 扩大(1+s)倍以后，再使物质投入 a 也扩大(1+s)倍以后的代数式的值。因此， $A_0(r)$ 也不等于 $A_0(0)(1+s)$ 。萨缪尔森将这样写出的数量关系式，贴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分析”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价格分析”等标签。本文认为，他的这些“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时代”的数学公式，既没

① 《资本论》第3卷，第218、412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30页。

有科学地表示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也没有科学地表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范畴。马克思转形分析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这是萨缪尔森所不可能理解的。因此，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对转形问题的议论，与马克思的原意毫不相干。

四、萨缪尔森实物量关系分析的代数学错误

萨缪尔森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以实物量关系体系表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方程和价格方程，犯有代数学上的错误。

用实物生产方程的求解来表示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是萨缪尔森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系列批判劳动价值论文章的共同特点。在 1971 年的论文中，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实物量关系数字例证，用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价值转形分析。假设社会劳动

单位是 100，其中生产谷物的第 I 部门投入 80 个单位，生产煤炭的第 II 部门投入 20 个单位。在第 I 部门中，投入 80 个单位劳动和 10 个单位谷物以及使用 10 个单位煤炭，生产了 100 个单位谷物。在第 II 部门中，投入 20 个劳动单位和 40 个单位煤炭以及使用 40 个单位谷物，生产了 100 个单位煤炭。设最低生活工资需要为每个劳动单位消费品搭配 1/4 个最终单位谷物和 1/4 个最终单位煤炭，这样，每 100 个单位的总产量中，有 25 个单位分配给工人。由于每 100 个单位中的另外 50 个单位消耗于中间产品的生产，这样，每 100 个单位总产量中就留下 25 个单位为非工人的最后消费，或者说成为储蓄—投资。萨缪尔森认为，这一数字例证既符合《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叙述，又符合《资本论》第三卷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叙述。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如下表：^①

表 3 简单再生产相等内部有机构成的情况

资本 (1)	剩余价值 (2)	价值 (3)=(1)+(2)	利润 (4)=(1/3)×(1)	价格 (5)=(1)+(4)	差额 (6)=(5)-(3)
I (20+20)C+80V	80V	200	40	160	-40
II (80+80)C+20V	20V	200	60	240	+40

$$r = \sum S_j / \sum (C_j + V_j) = 100/300 = 1/3$$

注：在表 3 中，萨缪尔森所用的字母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字母基本相同。其中，罗马数字 I、II 分别表示生产不同类商品的生产部类；C（包括 C_j ）、V（包括 V_j ）分别表示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 S_j 表示剩余价值， r 表示平均利润率。

由于萨缪尔森不接受马克思的成本价格范畴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范畴的界定，他无法说明该表中两个部类在剩余价值项目下的数字 80V 和 20V 的真实含义。这样就造成了表中所列数字与上面文字叙述数字不相协调。事实上，萨缪尔森应该说明，80V 和 20V 作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观要素即劳动的实际耗费，要有商品生产的客观要素谷物和煤炭的耗费与之相适应。但是，在萨缪尔森的这个表中，他只关注这一部分劳动耗费在生产过程结果中体现为剩余价值的这个规定性，而没有说明他们作为投入的主观要素的规定性。另外，表中不变资本的数量与他在文中用文字叙述的数例也不一致。我们暂将其放在一边，

而来具体分析萨缪尔森的中心思想。

萨缪尔森认为，表中的实物量关系式，既可以用《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分析范式加以说明，又可以用《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分析范式加以说明。表中由（1）、（2）、（3）组成的一组数字显示的是第一卷的价值关系，而由（1）、（4）、（5）组成的另一组数字显示的是第三卷的生产价格关系。事实上，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20.

萨缪尔森的这个分析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分析毫无共同之处，也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分析毫无关系。

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分析范式来看，萨缪尔森的所谓实物量关系分析在代数学上是存在严重错误的。在第 I 部门中，萨缪尔森企图说明，200 个单位谷物的价值，是由 20 个单位的谷物和 20 个单位的煤炭 (C)，加 80 个单位的劳动 (V)，以及 80 个劳动单位的剩余价值 m 构成的。这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的价值生产方程吗？

第一，马克思价值生产方程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形成新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要素，都必须放弃自己的使用价值形式而以价值形式加入新产品价值。就是说，在 200 个单位谷物价值的生产中，20 个单位谷物和 20 个单位煤炭都必须是已经放弃了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来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在新产品价值中作为旧价值转移的不变资本 C 中，固定资本价值转移部分同流动资本价值转移部分相比，一般来说，量值不是很大。在精确度要求不是太高的一般价值分析中，固定资本价值的转移部分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假设不变资本价值在一个生产周期中一次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即使固定资本转移的价值部分不可忽视，固定资本也不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加入到新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是以其磨损的部分，通过折旧的价值形式参加新产品的价值形成，而不是以原来的或经磨损后剩余的使用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量参加新产品的价值形成。在萨缪尔森的例子中，在新产品价值 200 个单位的谷物价值生产过程中，作为谷物价值形成要素的 20 个单位谷物和 20 个单位煤炭，都必须首先放弃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以价值形式加入。

第二，作为新产品价值形成要素的不变资本的各个量，必须放弃自己使用价值的单位形式，而以劳动的单位形式加入新产品价值，这是经济学的要求，也是代数学的要求。

• 90 •

就代数学来说，不变资本各个要素不仅要放弃其使用价值形式，而且还必须放弃其使用价值的单位，而以统一的价值单位来进行计算。萨缪尔森不顾代数学的基本要求，不问煤炭是以千克还是以吨作为重量单位，也不追问谷物是以重量单位、质量单位，还是空间单位作为计算单位，况且萨缪尔森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更谈不上如何将劳动的单位和劳动力的单位区别开来，于是，他使这些没有统一当量的量相加、相减、相乘或相除。换言之，80 单位必要劳动 + 80 单位剩余劳动 + 20 单位谷物 + 20 单位煤炭 = 200 单位谷物，20 单位必要劳动 + 20 单位剩余劳动 + 80 单位谷物 + 80 单位煤炭 = 200 单位煤炭，这组方程式没有成立的代数学基础，因此也根本不能成立。由此推演出的两个价格计算方程式，即 $(wa_1 + p_1 b_1)(1+r) = p_1$ 和 $(wa_2 + p_1 b_2)(1+r) = p_2$ ，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从《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分析范式来看，萨缪尔森的上述列表也根本没有解决转形问题。

第一，萨缪尔森宣称，表中的“（4）栏和（5）栏在（2）栏和（3）栏中的任何项目的计算之前，是可以明明白白地计算出来的”，^① 这一判断毫无根据。（4）栏和（5）栏各项数字的来源都依赖于公式 $r = \sum S_j / \sum (C_j + V_j) = 100/300 = 1/3$ ，而 r 值的确定显然离不开（2）栏剩余价值的量值，以及剩余价值作为组成部分而构成整体的（3）栏价值。

第二，萨缪尔森的列表没有弄清转形问题的实质所在。萨缪尔森对表 3 进行分析时有一个说明：“每 100 单位的谷物和煤炭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20.

的价格和价值分别为 $(P_1, P_2) = (1.6, 2.4)$ 和 $(P_1, P_2) = (2.0, 2.0)$ 。这项评价适用于用作中间产品的谷物和煤炭的实物量；工资=1。当价格应用于(1)栏时，我们以 $(16+24)C + 80V$ 和 $(64+96)C + 20V$ 以取代那里所表示的数字，但总额不变。”^① 这里，萨缪尔森似乎要说明要素投入发生价格 and 价值的偏离时，对价值转形的总量关系没有影响。其实，萨缪尔森没有触及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本质。关于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转形问题，马克思已经给出了无可挑剔的解答。关于要素投入按生产价格计算的转形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也已给出了若干重要的提示。笔者按照马克思的这些提示，曾经在《转形问题研究》一文中尝试性地给予解答，将其概括为“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② 在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中，不变资本

投入总量的生产价格和价值彼此互相抵消的情形，只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一般情况则是二者未必相等。

萨缪尔森的实物量关系分析，不过是斯拉法实物量关系分析的理论翻版。他企图不要还原方程，就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与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分析相连接。从他的空想来看，可以说，萨缪尔森是一个极端的斯拉法主义者。萨缪尔森在劳动价值论分析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总根源，在于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学说，因而不能够在各种方程式中统一所计算的当量。这个缺陷也是萨缪尔森和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斯拉法的共同错误。

五、重申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

萨缪尔森首先谨慎地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不考虑固定资本折旧问题的转形表整理如下：^③

表 4 马克思自己的转化程序

资本或成本支出 (1)	剩余价值 (2)	价值 (3)=(1)+(2)	利润率 (4)=(2)/(1)	价格 (5)=(1)×(1+0.22)	价格与价值之差 (6)=(5)-(3)
I 80c ₁ +20v ₁	20s ₁	120	20%	122	+2
II 70c ₂ +30v ₂	30s ₂	130	30%	122	-8
III 60c ₃ +40v ₃	40s ₃	140	40%	122	-18
IV 85c ₄ +15v ₄	15s ₄	115	15%	122	+7
V 95c ₅ +5v ₅	5s ₅	105	5%	122	+17
平均 100	22	122	22%	122	0

紧接着萨缪尔森议论道：“批评者和辩护者一样，毫无例外地都承认马克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是前后不一致的。因为他错误地把同一个不变资本 c_j，既计算在价格之中，也同样地计算在价值之中。但是，这些‘c’是什么呢？它们是在较早阶段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且使价值变成价格的同一逻辑要求它们的价值也必须转化成价格。这样，据论证，马克思只走了这条路的一段，并在通向他的价格时错误地保留了价值计算的某些因素。”萨缪尔森表示，“我必须同意这一点”。他要努力指出这一事实：“在一个唯一的例子中，马克思的算术

式碰巧是十分精确的。”萨缪尔森将这种特殊性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20.

② 丁堡骏：《转形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③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13.

概括为“(不变)资本相等内部构成”。^①“(不变)资本相等内部构成”，表现在不变资本上：“如果部门Ⅰ中c项80恰好是(5)栏中加权后价格的相应组成，而该价格又均等于(3)栏中的价值，只有是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肯定，80仍然是价格计算与价值计算两者的正确的量值”；^②“(不变)资本相等内部构成”，表现在可变资本上就是，“我们也必须假设最低生活预算是一种市场的商品篮子，当商品被用作生产中的投入物时，这种篮子是按同样的相对的比例组成的。”^③

萨缪尔森所概括的情形，我们可以用表4中他所展示的马克思的价值转化程序予以说明。在这个转化程序中，马克思采用的是横断面分析方法，或者用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静态分析法。该表的部门Ⅰ中，c项80为马克思假定的按价值计算的不变资本。但如果将马克思的静态转化程序动态化，就有一个如萨缪尔森所说的问题：80是否恰好为(5)栏中加权后价格的相应组成，而该价格又恰好均等于(3)栏中的价值？不仅如此，可变资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对部门Ⅰ中v项的20，也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生产价格是否恰好一致？这些问题触及马克思之后的转形问题的争执所在。但萨缪尔森就此对马克思的批判，也不过重复了庞巴维克、鲍特凯维兹等经济学家的老论点而已。只是萨缪尔森的批判看来更符合学术规范。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种批判所作出的回答，也过于简单化。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这个批判是“老掉牙”的论点为借口，对这个问题予以回避。有的学者甚至由此断言转形问题是“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这一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应该予以认真的回复。

马克思原本就已经明确指出：“只有就资本构成偶然是社会平均构成的生产部门的资本Ⅰ来说，价值才等于生产价格。”^④按理说，萨缪尔森既然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转化程序只是在特殊条件（即“资本相等内部构成”）

下成立，那么，他就应该进一步探讨：如果放松这个约束条件，马克思的转化程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许，他还能够发现放松这个约束条件后更为普遍的马克思的价值转化程序，而不会那么轻率地把他所发现的马克思的“资本相等内部构成”的转化程序也否定掉。然而，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其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不可能进一步探索并揭示生产价格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归根到底，二者的内在联系就是“平均利润率”这个已经模糊化了的剥削关系，与“剩余价值率”这个赤裸裸的剥削关系”之间的转化关系。

转形问题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之前，转形之谜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表面矛盾。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和资本周转学说，进而阐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利润率到平均利润率的转化，揭示了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开了转形之谜。当然，马克思的分析也是有条件的：以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为其分析价值转形问题的条件。萨缪尔森认为，对于他所谓的“资本相等内

①②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16.

③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15.

④ 《资本论》第3卷，第184页。他还在同一书的第183页具体说明：“撇开周转时间上可能发生的差别不说，只有在资本构成偶然=80c+20v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

部构成”的例子，“马克思已被保护起来，不致跌进任何陷阱之中”。^① 事实是，一方面，马克思的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转形理论并不需要保护；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也并没有回避要素投入价值的生产价格化。

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转形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的分析，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解决了所费资本到生产成本、剩余价值到利润、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利润率到平均利润率、利润到平均利润，进而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在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约束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是无可挑剔的。笔者曾经用线性方程组重新表述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并且证明：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②

从萨缪尔森以及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中，以及我们对马克思解决转形问题的理解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分析不是无条件的，也没有终结真理。在马克思关于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转形分析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要素投入生产价格化对转形结论的影响。笔者在《转形问题研究》一文中，分别将不变要素投入和可变要素生产价格化，并将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同时生产价格化，创立了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对马克思的静态转化模型进行了动态化的补充。分析的结论是：马克思转形分析的基本结论仍然正确，即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③

总之，并不是像萨缪尔森所认为的那样，承认成本价格有修正含义，即承认所消耗的不变资本 C 项和可变资本 V 项中存在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差额，就一定要得出否定马克思转化程序的结论。西方学者包括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诸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转形问题上之所以误入歧途，根本

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没有把要素投入按生产价格计算的转化模型，看作是马克思所开创的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的简单转化模型的具体化。后人需要沿着这一思路来完善马克思的转形理论。

〔责任编辑：许建康 责任编辑：林跃勤〕

-
-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p. 416.
- ② 丁堡骏：《是马克思只走了半程吗——关于转形问题答西方学者》，《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 ③ 丁堡骏：《转形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